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新疆游記

謝曉鐘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衡陽謝曉鐘著

新疆遊記

## 新疆遊記序一

古人有言。大丈夫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予亦嘗品同人曰。有志之士。當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今讀謝君曉鐘之新疆遊記。行路四萬六千餘里。記載三十萬言。述其足跡所經。觀察所及。以饜國人。使知國境之內。尙有此廣大富源。未經開發者。可爲吾人殖民拓業之地。其興起吾國前途之希望。實無窮也。夫自民國創建以來。少年銳進之士。多汲汲於做大官。鮮留心於做大事者。乃謝君不過財部一特派員。正俗語所謂芝麻綠豆之官耳。然於奉公萬里。風塵僕僕之中。猶能從事於著述。成一數十萬言之書。以引導國民遠大之志。是亦一大事業也。如謝君者。誠古人所謂大丈夫哉。亦吾所欽爲有志之士也。讀其書畢。因喜而爲之序。民國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孫文序於上海。

新疆遊記序二

宗兄曉鐘奉財政部命赴新疆省阿爾泰區調查。歷時十有五月。歸成遊記三十萬言。披露報端以後。今將付梓。屬予序之。

予覽是記。更就所談。油然而生感想焉。夫遊歷之益。盡人知之。而人事勞勞。鮮能遠往。此亦無可奈何事也。一旦奉公服務。駕言出遊。如曉鐘新疆之行。抑亦樂已。

復次。吾人儼居繁盛之上海。樓宇櫛比。人烟稠密。其殆猶井中之蛙。不復知有天地之大也。然試括目細思。團圓之地球。周行於太空。吾人賴地心之吸力。得以附着於其上。大氣渾淪。莫知所屆。山川原隰。島布星羅。渺渺此身。滄海一粟。試更推想。太空之大。星球之多。地球涵跡其間。亦何殊滄海之一粟。則吾人其將又自視爲何如。言念及此。輒爲啞然。

吾人具是見解。固可激悟。然不能遽遁跡於空虛。欲求諸理之一貫。當仍以遊歷爲要舉。浮生半日。偶值公餘。勝水名山。乘興而往。讀曉鐘之新疆遊記。亦不啻臥遊之一助焉。

不特此也。吾國近時當局。上下交爭。百端待舉。而邊徼之區。棄貨於地。尤視之敵。屢不若。今財政部有調查之任命。曉鐘復有遊記之發刊。瞻顧遐方。其欣欣然乍有生意歟。爰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謝介子

## 新疆遊記略例

一、是書係奉財政部命。調查新疆省阿爾泰特別區財政時。公餘所作。原名新阿遊記。現阿爾泰已改道區隸新特。正名曰新疆遊記。

一、是書爲日記體。起民國五年十月十六日。訖民國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逐日皆有記載。舉凡足跡所及之湘鄂豫直東三省陝甘西伯利亞諸地。政俗道里。名勝險要。亦無不詳諸博採。歸納成書。以備邦人臥遊。

一、是書對於新疆阿爾泰兩地。財政。吏治。軍政。國防。教育。實業。外交。交通。建置。疆理。皆按實地考察。條陳意見。詳著專篇。以供有志經營西北者之參考。

一、是書全文。曾刊時事新報。復承地學雜誌。民心週報。上海晚報。湖南日報。漢口某報。各報轉載。前爲事急內爭。解決時局之作。茲特重加整理印行。就正明達。

一、是書地名人名。多從回蒙哈俄音譯。期便實際應用。詰屈聱牙。知所不免。

一、是書校勘雖經數次。訛奪仍恐時有。幸望讀者隨時錫以匡正。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謝曉鐘自識於太平洋雜誌社

# 新疆遊記略目

序一

序二

略例

都門聞見錄	十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日(一)
往返東三省	十一月十一日	十二月五日(七)
陝西及河南	十二月六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三〇)
甘肅道里及政俗	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三日(三三)
新疆迪化道屬	二月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四日(三六)
新省邊防及政俗	三月二十五日	四月二十四日(三九)
塔城伊犁兩道屬	四月二十五日	五月十六日(四二)
橫度天山及哈薩克風俗	五月十七日	六月四日(四五)
庫車阿克蘇喀什噶爾	六月五日	六月二十六日(四八)

喀什政俗及布魯特風俗	六月二十七日	——	七月三日	(三五)
疏勒莎車和闐于闐	七月四日	——	七月二十八日	(三三)
陽關道及纏回風俗	七月二十九日	——	八月二十日	(三五)
焉耆道及甘回風俗	八月二十一日	——	九月十四日	(三七)
新疆山水誌及金融稅制述詳	九月十五日	——	九月二十一日	(三五)
五路要衝之奇台	九月二十二日	——	十月三日	(三三)
阿爾泰道里及蒙古風俗	十月四日	——	十月十九日	(三三)
阿爾泰經營論	十月二十日	——	十月二十四日	(三五)
塔城道屬	十月二十五日	——	十一月十日	(三五)
開發新疆計劃書	十一月十一日	——	十一月十七日	(三七)
西伯利亞與滿蒙	十一月十八日	——	十二月十六日	(四〇)

# 新疆遊記

▲十月十六日晴 上午由湘登輪入都。即于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自銜部命調查新疆阿爾泰財政。返湘辭卸軍署職務。若延兼旬。既辦裝。又以祖餞中菌毒。調治累日。今始就道。買咸泰汽船。船主籍湖北咸寧。官驗人少。頗覺爽靜。惟菌毒新痊。肢體疲軟。與友人握別。即倚枕假寐。下午四時。啓旋北航。聞壁鐘八下。遂解衣入寢。夜過靖江。蘆林潭。湘陰。墨石山。諸埠。皆未憑欄遠眺。夜月江景。滋遺恨焉。

▲十月十七日晴 早八時起床。諦視輪舟已泊岳陽城下。計行水程三百有五十里。遙見軍隊紛紛上陸。詢爲吳光新所部北軍新來此間駐防者。房艙乘客有一日人。散步甲板。頻過余門。試與談話。知爲早稻田商科學生。秋間來吾萍鄉醴陵考察礦業。事畢返滬。於吾國情形言之頗悉。惟不解漢語。不然又一絕好國際偵探也。下午啟牕外望。水平波靜。遠樹成行。多帶秋氣。新堤寶塔洲。金口三埠。皆有乘客上下。統槍人聲嘈雜。尤噪耳鼓。夜十時許。抵漢口。余以解衣早睡。未即登陸。乘客皆紛紛去矣。言長沙至此。共行水程八百一十五里。

▲十月十八日晴 早七時起床。檢點行李。雇挑夫。逕肩赴大智門車站。以出發期迫。不能在漢臬再作勾留也。上碼頭時。有軍警數人。檢查箱篋。狀頗和平。不似前次之野蠻。抵車站。鐘纔九下。十一時半開車。二等車票二十九元。乘臥車加四元。憶自日本長崎至東京鐵道。較京漢線長三分之一。二等車價僅十一元七十錢。足見日人交通事業之發達。吾國生活程度之崇高矣。車向東行。過江岸車站。始折而北。微偏東。經劉家廟。則辛亥改革。民清兩軍激



之情形。彷彿猶存。下午一時抵孝感。大站也。計行一百三十六里。過此以北。地勢漸高。遙望山巔。石壘巍巍。沿線皆然。詢之土人。謂清粵然之變。里閭騷然。鄉民築此以自衛。三時二十分。至武勝關。計行二百里。鄂豫於此分界。山澗長約二里。甚據形勝。軍家所謂爭地者也。四時三十分。至信陽州。計行八十八里。辛亥清軍南下。於此設大本營。將來通信鐵道西端首站。亦設此處。地勢開敞。可屯大軍。附近有鷄公山。氣候溫和。林泉幽美。夏日西人爭來避暑。涼樓夷榭。歲有增加。地方警備。逐漸喪失。大有步武牯牛嶺。莫干山。北戴河。習慣租借地之傾向。守斯土者。宜鑒前車。於領土主權加以注意。六時五十分。至駐馬店。計一百九十二里。八時十分。至鄭城。計一百三十二里。九時半至許州。計一百零八里。十一時半至鄭州。計一百七十二里。海蘭鐵道縱貫東西。於此交軌。商務發達。倍蕤清時。早已自闢為商埠。十二時半。穿山洞。長約里許。達黃河南岸。計五十二里。車過鐵橋。速度極緩。橋傍煤氣燈。光耀如晝。河中沙堆水流。皆能辨識。橋長三千法尺。(合八華里)共墩一百有八。工事不甚精良。第七十一號橋墩早有傾斜。下陷之象。京漢管理局網繆未雨。已定議提一百萬兩。專款存儲。約須十年。即可改建全工云。

▲十月十九日晴 上午一時四十分。至新鄉。計一百里。道傍鐵道與京漢交軌處也。又五十里。至衛輝。近郊名勝百泉山。顯官多築廊榭。其間地皮一畝值百元以上。四時抵彰德。計一百六十二里。作皇帝夢之袁洪憲。卜宅於斯。聞距車站匪遙。有馬路可行汽車。六時二十分。抵順德。計二百三十六里。城環道右。歷歷在望。八時抵高邑。計一百二十六里。有枝路至臨城。長四十八里。其分軌地。則在高邑南十六里之鴨鴿營車站。八時五十分。抵石家莊。計一百里。正太鐵道於此發軔西行。吳烈士祿貞殉國地也。九時十分。抵正定。舊為府治。城垣宏闊。十一時二十分。抵保

定計共二百六十二里。清時直督駐節地。今軍民分治。省長移治天津。督軍仍駐此處。有陸軍部直轄軍官學校。規模宏偉。下午一時半抵高碑店。計一百二十四里。有枝路西經涑水。易州。達梁格莊。長八十六里。二時抵長辛店。計一百三十六里。有枝路三。一經良鄉至坨里。長五十四里。一經良鄉。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長八十八里。二線與京漢分軌。皆在良鄉。一達豐台。長二十里。京漢京綏京奉三大幹路。惟一聯絡線也。過此數里。即蘆溝橋。爲京漢最初北端之首站。當時蘆漢鐵道之名本此。二時四十分抵正陽門西車站。計四十二里。自漢口大智門至此。共程二千四百一十六里。大小車站一百二十二。其中大智門四里。至德勝門。又十里。至玉帶門。尙未計入。武勝關以北沿線各站。皆有軍隊荷槍排列。若在火線。准備射擊者然。心頗異之。詢諸乘客。謂爲保路軍隊。下車寓肉市胡同同仁旅館。以同行林君烈夫。先寓此處。取便料理行裝故也。

▲十月二十日晴 住北京。早膳畢。偕烈夫至東交民巷照相公司。名攝小影。備枯假道俄境護照。東交民巷。位前門之左。城垣之北。東西南皆間以隙地。繚以石垣。若小城然。各國使館羣居其間。清辛丑和約。所謂使館區域是也。四周要隘。架設大砲。如臨大敵。南端城垣。且禁華人行走。街道清潔。洋樓宏麗。甲於北京。中貫御河。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奧大利五國使館居其東。美利堅荷蘭俄羅斯三國使館居其西。英法兩國使館。則北臨東長安街。區域以內。警察權課稅權。中國官廳均莫敢過問。不啻一種公共租界也。

▲十月二十四日晴 住北京。上午十時。偕友人數輩。乘人力車至新華門。作三海園遊。是門爲袁氏所關。即今公府出入之正門。護衛森嚴。衛兵體魄皆雄偉可觀。有司關者在此收券。繳券入門。向東行。經慶書樓（即雲繪閣）魚

雨軒。春友軒。日知軒。折北行。過魚樂亭。千尺雪。穿石洞。登假山。下山往西。經紫雲小石山。至流水音亭。亭內堆石成罅。流水其間。激湍成音。以供觀聽。再折北行。經韻古堂。道旁白碣。刻乾隆御筆題詩。音調書法。均尙佳麗。又折西行。至仁讓門。銅獅一對。高峙門首。兩傍房屋。中西合璧。狀甚可笑。惟牆壁皆新。聞係洪憲所修飾者。仁讓門對面爲瀛台。四面皆水。通以木橋。翔鸞閣。祥輝樓。景星殿。慶雲殿。涵元殿。皆在其中。涵元殿前進。爲清光緒住所。後進。爲黎總統由鄂入京初時住所。今皆空無所有。陰森逼人。儼然幽囚場所也。涵元殿之前。爲蓬萊閣。左右有亭。左曰對時育物。右曰觀懷抱爽。自流水音亭以往。沿途時見乾隆筆墨。瀛台各樹尤多。出瀛台。折西行。經霽澤園。總統辦公處在其內。不能入觀。乃前進。穿一石洞。幽折有致。洞石刻聯曰。三千餘歲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署名曰罪月僧。語氣近黃公度所爲詩。余頗愛之。出洞口。至芳華樓。其前隙地。石室巍然。四周石欄圍繞。卽新約法產生之石室金匱所在。而洪憲歷史之楔子也。石室高廣皆丈餘。牆均大理石砌。門則鐵製。內儲金匱。實卽洋行所用之大保險箱。內飾黃色。中有三層。上層匣一。中層匣二。袁氏親書候補總統三人名氏。卽藏是等匣中。出石室。折北行。過萬字廊。後折向東行。經聽鴻樓。至春藕齋。袁專政時。機要國務皆會議於此。門戶封鎖。不能入窺。惟自玻璃櫥中。得見洪憲遺臣鄭沅所書條幅。夏壽田王壽彭所書橫披而已。齋後卽居仁堂。洋廈華麗。聳若高岑。寔爲袁氏藏嬌之所。今居黎總統瀛春齋。東數十武。爲純一齋。陳設雅潔。總統於此延見來賓。過純一齋。曲折行。經寶光門。入景福門。外峙景太藍銅獅一對。內則益壽軒多福齋。左右相望。再進一門。卽懷仁堂。其正殿則今年陰曆元日。袁皇帝受文武百僚朝賀處也。當時陳設闊甚壯麗。今寶座已撤。僅餘孔雀屏扇二柄。交峙其間。使洪憲遺臣睹茲狀況。度有多少興亡之感。

階前有民國二年新築洋式廣廳。政府接待外賓開會跳舞皆於是處行之。寬畢出景福門。折北至寶光閣。清帝寶座在焉。座以木製。滿鑄龍紋。無他奇也。再出西華門。僱車歸寓。時已黃昏。園遊既畢。倦甚。草草用膳。隨即入寢。

▲十月二十七日晴 住北京。上午。偕友人數輩往皇城。觀古物陳列所。瞻覽券每枚價銀一元。先赴武英殿。陳列秩序頗整。惟皆清官所藏鼎俎家具之屬。明清兩代最多。宋元次之。唐漢以上寥寥無幾。各物插片。僅書質類朝代。而產地工作用途價格。皆路而未錄。余輩瞻覽。目迷五色。而外。殆鮮有足供研究資料者。次赴文華殿。所陳皆歷朝書畫之屬。據嗜古者云。饒有佳者。余僉父不解。所以覺無可觀。入夜。少夫荷擎瑞璞來訪。偕觀前門大街夜市。百物皆備。其熱鬧不減日本神田及神樂坂諸地。聞諸土人。夜市諸貨多來自偷竊之手。價格較廉。識者則得便宜。否則無不受欺云。

▲十月二十九日晴 住北京。上午十時。偕烈夫乘馬車遊三貝子花園。即萬牲園。中央農事試驗場在焉。適值禮拜。遊人甚多。谷九峰總長又宴兩院議員於此。車水馬龍。擁擠不堪。農產物陳列。無慮數千百種。奇形異類。饒有可觀。惜遊人如蟻。肩摩踵接。不能駐足。遂加考察。出場繞遊園中。亭榭樓臺。布置有序。構造方式。無一從同。彷彿紅樓夢所述大觀園中院落之組織。老幹新植。參天競秀。規模宏偉。埒於東京上野公園。惟整齊清潔遜之。聞諸道路。曩做外國動物園辦法。豢養珍禽奇獸極多。迭更死亡。存不及半。且多常產。足見我國動物蓄養法之未精備也。正午。出萬牲園。驅車赴頤和園。沿途馬路寬坦。爲清西后往來西山大內要途。現猶逐段駐兵。荷鎗守望。若市警之站崗。道左數里。房舍櫛比而整齊。詢爲拱衛禁衛兩軍營房所在。至頤和園。購入門券。每張一元二角。進仁壽門。即仁壽。

殿額語漢清文並列。有太監作嚮導。引瞻各處。過長遊廊。經排雲殿。至清和舫。皆沿湖行。樓閣亭臺。銜接不斷。麗宮阿房之宏偉。柏梁建章之壯麗。度亦不過爾爾。清和舫聳立水中。牆砌皆白石。樓臺極潔麗。中有買茶小商。可供坐。既下泊小艇數艘。爲遊龍王廟及金湖水之需。出舫往西折北。登萬壽山。繞行山梁。全園在望。湖光山色。處處宜人。清末復興海軍經費。大半擲之是園之建築。其國祚之不永也亦宜。清光宣間。園中廣藏歷朝珍玩。近多移至古物陳列所中。存者無幾。或謂清室皇族竊售外人。取供揮霍。爲數實多。以急須出國。赴新豐樓宴客。故排雲殿龍王廟兩處。未及購票往觀。乘輿而來。興未盡而先返也。

▲十一月三日晴 住北京。上午九時。王血痕梁六度先後來。因偕散步天橋一帶。且行且談。順道直至先農壇。一望空闊。氣象雄偉。竊謂明成祖定都燕京。規畫如此宏遠。亦曷雄也。先農壇中隙地。古樹參天。近已闢爲公園。可供遊憩。惜皆天然景致。毫未加以人工。緩步而歸。沿途菜場茶店戲園。入眼不斷。茶店楹柱。皆粘請勿談國事字條。詢係洪憲皇帝時代之遺跡。當日摧殘民氣。專制淫威。亦云極矣。

▲十一月六日晨雨午少止 住北京。正午至王少夫處。詢天津老西開地勢。以法人強佔其地。日來風潮甚烈。外交棘手。余欲詳其地勢與歷史故也。少夫不甚了解。在坐某君。久客津門。應之曰。老西開即海光寺窪。距天津南關約二三里。東爲英法租界。東北爲日本租界。北通南市。南連園子橋。西接海光寺。此處現駐日本軍隊。其地前本荒郊野窪。清光緒中葉。國人之不便遊租界者。如某鉅公等。釀資建築房屋。開闢馬路。以與紫竹林租界競爭。而名其地曰西開。日趨繁盛。不幸拳匪亂起。變爲戰場。所有建築。付之一炬。經行其地。睹其瓦礫。莫不黯然神傷。日是以

後。列強皆夾白河拓闢租界。爭奇鬪勝。以俟客商。我國官商。亦於各國租界西面。開闢南市。藉保利權。南市俗名三不管。蓋鄉愚無知。見其地介中國與日法二國租界之間。遂以三國皆不能管也。近十年來。南市名雖仍舊。實則延及老西開。繁華且遠過於租界。因之日法領事。屢謀吞併。法領事野心尤熾。以津埠商民反對甚力。未能如願。今年遂用兵力強佔云。

▲十一月十一日晴 入夜八時。至東車站。購赴奉天車票。二等每張價洋一十九元六角五分。三等十元零六角。(至哈爾濱通票二等三十二元二角五分)中交銀行鈔票一律收受。惟找零數須用現洋。候半時。車始開。向東行至通州岔道。折而南。經豐台、黃村、郎房、楊村。至天津車站。雖鐘已十二下。計行八十六英里。又六三。二等車中設備甚不完美。形同日本三等車。惟價昂客少。鮮擁擠之苦。其車自此折向東偏北行。津埠繁華。未及下車瞻覽。

▲十一月十二日晴 上午三時。至唐山。計行八十一英里零三。是地爲我國有名之開平煤礦所在。產煤甚豐。人烟稠密。設有唐山路礦專門學校。八時至山海關。計行九十四英里。又七七。秦皇島在其南。我國渤海惟一不凍商港也。清光緒二十五年。自行開爲商埠。有鐵道西北至北戴河。與京奉線接軌。爲開灤煤出海要道。近以出煤增旺。讓鋪雙軌。當地駐有日本軍隊。以清辛丑和約。許各國駐兵於北京通海口沿途。共十二處。山海關其一也。(黃村、郎房、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山海關)車停一刻。始向東行。斷長城而過。秦皇嵬業。祇存殘壁。蓋世英雄。今安在耶。下午一時二十分。至錦州。計行一百一十四英里。自此以東。平原廣衍。不亞衛河白河。灤河諸流域。土壤亦肥沃宜農。三時至溝幫子。計行三十九英里。又六九。有枝路東南行。經胡家窩鋪、雙台子、大窪。

田家台至營口計長五十六英里又六營口綽遼河流域農產物水路出口之樞紐。商務繁盛冠奉省。人口二十餘萬。前清咸豐十年與英法立約。開爲商埠。京奉南滿兩鐵道幹線。皆有枝路交會於此。聯絡運輸。五時半。至新民。計行七十英里。七時四十分。至奉天。計行三十七英里又八九。車站曰南滿站。俗呼日本站。蓋以南滿鐵道管理經營權。操諸日人之手也。下車。寓悅來棧。自北京前門至此。共程五百二十三英里又八九。以每里三里三分折合華里。計一千七百二十八里。又百分之八三七里。

▲十一月十三日晴 住奉天。早膳畢。偕烈夫乘馬車進城遊覽。其車形同電車。曳以二馬。行鐵軌上。乘車手續。類上海手續。自南滿站至小西門。長十五華里。車賃銅元十三枚。公司爲日本人所組織。年來頗獲鉅利。下車即城根。門樓深鏘滿字。不識何語。入城。換乘人力車。車價視北京較廉。至中街。有鼓樓高峙街心。奉天省會最繁盛處也。繼曲折北。經行宮。二十七師師部駐此。不能入覽。督軍署即在東南角上。建築係西式。衛護甚嚴。又經總商會中國銀行學務公所諸處。皆西式建築。學務公所駐工程營。奉省教育可知矣。至交涉署。訪周詩祺。詢趙正平住址。知在赤十字社病院。往訪獲晤。就詢奉省財政情形與金融現況。言之甚悉。趙亦財部派查東三省財政者也。轉至小西門。乘馬車返寓。自小西門（上刻陪都重鎮）至南滿站。沿馬車軌道兩傍。皆鐵道附屬地域。警察行政兩權。均操日人之手。日本駐軍。聞達一師左右。家屋皆日式。耳目所及。彷彿遊行橫濱市上。城內雜居日人亦多。且有日本警察官吏派出所。在中日新約以前已如是。將來實行雜居。更不識成何狀況也。

▲十一月十四日晴 早七時。發奉天。搭南滿火車赴長春。二等車票。日鈔五元十錢。三等三元四十錢。每輛車中。

皆有警務員席。覆者法定二人。今則五六人矣。荷槍佩劍。儼然正式陸軍。對華人甚倨傲。若已爲東省主人翁者然。二等車中華人甚少。九時至鐵嶺。十時至開原。十一時至昌圖。十二時四十分至四平街。下午二時十分至公主嶺。各站時有日本尋常小學生。成羣上下火車。華人入彼校者。亦一律減價乘車。公主嶺小學。學生達二百人。華生約五分之一。聞日本滿鐵會社。於地方科內。特設殖民地教育課。其經費歲由日本政府籌備。逐年增加。蓋欲獎誘我小國民。與彼民族同化。司東省教育權者。亟宜設法抵制。不然。後患不堪設想矣。四時十分抵長春。自奉天至此。計行一百九十英里。折合華里六百二十七里。沿途大小各站。皆有日本兵房。駐軍守望。而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諸地。尤日趨繁盛。西式建築。櫛比連雲。木屐聲音。震喧耳鼓。日人經營南滿之勢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睹斯情形。余心滋懼。下車寓大通棧。此地有支路東至吉林省城。是爲吉長鐵道。名爲交通部直轄。而管理實權。自中日新約成。盡落日人之手。計長二百四十華里。車行二時四十分可達。每日午前八時半。十一時十分。均有車開。夜十一時。換乘中東火車。赴哈爾濱。以車少客多。每日祇開一次。惟禮拜二加一次。乘車困難異常。乘客於車未到時。羣鵠立嚴寒大風中。靜候車來。極其喧囂攘擾。毫無秩序。登車更爭先恐後。擁擠不堪。奇形怪狀。宛如漢口九江南京上海諸埠。輪舟抵岸。旅館茶役強硬拉客。小擺隊乘機竊物者。然。俄警視若無睹。不加干涉。視京奉南滿兩路之魚貫上車。優劣相去。不啻霄壤。二等車價。盧布四元九角五仙。三等三元六角五仙。二等車設備。均於京奉頭等。每室四席。席如榻形。覆以厚呢。一人臥之。甚爲安適。惟法定每席須坐二人（頭等則一席一人）耳。

▲十一月十五日。陰而風。早一時半。至江家灣。四時至石頭城子。七時至雙城堡。腹飢甚。欲購食物。車中無有。即



茶水亦須下車自覓。足見俄治之腐敗矣。十時半至哈爾濱。自長春至此計行二百二十二俄里。折合華里四百四十四里。沿途車中亦有警兵二三人。荷鎗巡視。怒目逼人。回憶夏間漫遊粵桂。乘珠江輪船。船置衛兵。荷槍實彈。防劫匪。余與友人笑語。謂爲武裝商輪。而昨今所乘火車。復有警兵衛護。形式且視珠江商輪加嚴。又可名爲武裝火車矣。天下事無獨有偶。信然。此地爲中東鐵道幹路第一大站。東距海參崴計長七百三十俄里。去中俄交界之五站地方。實達五百一十二俄里。下車寓道裏大通旅館。午膳畢。偕烈夫乘馬車赴濱海關署。訪侯監督。聞人云在公館。復至日商協和洋行。侯私宅也。晤總務科長王錫瀛。云侯君去京已五六日。署務由伊代行。當出往復財部暨鐵路交涉局文電相示。結果卽護照刻難辦到。寒暄數語。卽行辭出。便道至吉林鐵路交涉總局。訪阮被之鄭介民及傅某。阮傅均外出。鄭謂出境護照往海參崴者。由吉局辦理。赴西伯利亞者。由黑局辦理。現在中俄交涉。未經解決。恐難辦到。並云俄領此次強項。爲從來所未有。且嘆息曰。此實關於國力之強弱。日俄交涉。俄領唯命是從。卽對韓人亦加優待。可見亡國奴之不可爲而可爲也。話畢返寓。茶役進晚膳。余以病後長途旅行。聞見又皆傷心事。神疲氣促。食不下咽。倚榻而臥。腦痛心燥。頭岑岑至不能舉。若大病將至者然。

▲十一月十六日晴。住哈爾濱。早六時半起床。身體軟弱。甚不舒服。膳後王錫瀛來報謁。談數語卽去。當卽發電財部。告以護照難辦。請示行止。旋偕烈夫赴吉林交涉局。訪阮被之。適渠走訪余等。道相左。候半時始歸。阮名志光。籍江蘇奉賢。趙正平之好友也。稍敘寒暄。卽驅車偕遊道外。哈埠地方。界以鐵道。內曰道裏。爲中東鐵道附屬地域。行政各權。操自俄人。實同租界。外曰道外。爲濱江縣轄境。山東土人麇集其間。道外馬路寬坦清潔。警察形式整齊。

建築亦多西式。實較道裏皆勝一籌。余遊中外。難處地方多矣。如北京一入東交民巷。使館區域。整齊清潔。絕無華街之污亂。如天津漢口九江上海杭州廣州諸埠。華街租界。尤有天淵之別。今觀哈埠。道外竟視道裏爲優。寧非大幸。余恆持論中國與他國競爭。實多不逮。與俄競爭。可望優勝。徵之於此。益信。又清時俄商多在哈埠設公司。以機器製麵粉。厥後經營失利。漸將機器售與華商。故現今製粉事業。華人實執牛耳。亦華人優於俄人之一證也。糧台街一帶。爲豆油行雜糧店。蒼萃之區。概華人所經營。資金各數萬十數萬或二十萬元。振興機器廠亦在其間。廠係股分公司。資本二十萬元。創辦人周文貴。恆祈指誓成此功。現有機器房二間。熔鐵爐二座。工役二百餘人。能製江輪及鐵軌。規模成續。皆哈埠實業公司中之有數者。嗣折至松江輪船碼頭。眺望江景。江已封凍。不能駛船。冰光與斜陽相映。遠峯與近村屏列。風景殊佳。足供遊賞。復曲折散步市街。商慶節比。貨物雲屯。繁盛之狀。時於奉天。被之語。余曰。纔經各埠。地皮十年前。畝值數元或十數元。今則四五百矣。傍晚始返。甫入道裏。風揚馬糞。令人掩鼻。守望警察。多爲華人。而俄制服。余甚異之。即詢被之。謂爲歐戰起後。俄國軍警。更番調赴前敵。補充皆取自華人云。晚膳後。與被之談哈埠情形。至十時。阮始辭去。

▲十一月十七日晴 住哈爾濱。晨起頭痛如刺。靜坐稍愈。早膳味如嚼蠟。屢食屢止。飯畢。偕烈夫至被之家。邀觀道外農產貿易信託有限公司。公司資金二十萬元。以買賣定期農產物（豆麥雜糧之類）爲事。實即日本之取引所。規模頗宏。營業場之設備。中設廣庭。四周懸黑板。爲各競買競賣者自由書價之用。項目種類皆有定式。書滿則易一板。公司可事就板所書。類載於冊。以資比較。買入擇價低者。賣出取價昂者。閱之被之云。自有此公司以來。農

民食惠顧多。一可預賣農產物。爲資金之活動。一免外人短價卡買。受價格之損失。理事長爲牟平于銜淵。哈埠總商會會董也。理事三。一上海黃爲銜。一山東王不煦。一奉天白一震。遊覽畢。至五香南飯莊。用午膳。余口苦無味。僅食少許。旋又縱遊街市。且行且談。午後三時始返。此地出口大宗。爲糧食豆油。而魚類毛皮人參三項次之。商業牛耳。魯直人執之。金融特權。俄國銀行操之。官署收支。商民交易。皆以俄國盧布（土人呼爲羌洋或俄帖）拆算。華幣流通極稀。此至可痛之事。盧布在歐戰前。價格恒在華幣上。有時華幣百元。僅能換取盧布六七十元者。今則停止兌現。盧布價落。每一千元。祇值華幣五百元左右。夜十一時。以財部回電。尙須期日。坐待無聊。藉遊消遣。乃偕烈夫搭中東火車。往遊龍江省城。鵠立車站。候至一時半。車始開。朔風嚴寒。實苦煞人。此間旅棧。每騙旅客早赴車站。以便房空。接住新客。奉天長春皆如是。似此惡習。警官宜加相當取締。以利旅人。泊進站門。門役向乘客索俄幣一角。名曰碼頭錢。不予則阻不得進。上車之擁擠。同於長春。俄站毫無秩序。其腐敗情形。較吾國有諸鐵路。猶其十倍。自哈爾濱至昂昂溪。二等車價。盧布六元九角。

▲十一月十八日晴 上午四時半。至對青山。俄人擬於此處築一鐵道。直達瓊瓊。歐戰未起以前。聞曾向我政府要求。尙未承允。過此沿鐵道所見。皆莽莽平原。一望蘆葦。厥土黑壤。肥沃可耕。其人烟稀少。土地荒蕪。較由奉天至哈埠沿途尤甚。南省日憂人滿。胡不結隊來茲。爲一己墾田致富。爲國家足民實邊。兩利俱存。願我南人奮起圖之。十一時半。抵昂昂溪。自哈爾濱至此計行二百五十三俄里。合華里五百零六里。由此換乘輕便火車。赴齊齊哈爾。卽所謂江省商辦齊昂鐵道是也。二等車票小洋一元三角。路僅四十華里。車價竟如此昂。亦中外商業競爭。華商

失敗一原因也。十二時五十分抵齊齊哈爾車站。站傍軍警林立。軍樂震耳。蓋江省文武長官。盡站歡迎黎大總統像片之盛典也。自哈爾濱至此。共行五百四十六里。下車寓老官醫院胡同迎賓旅館。少息。出遊街市。商民懸旗結綵。士女填街塞巷。皆歡迎總統像片之表示。足見邊氓傾向中央之誠。中央當如何爲之裕生計。謀幸福。嚴交涉。使獲長養子孫。不受外人魚肉欺侮也耶。至南大街。爲卜魁（江省土名）第一繁盛地。商賈整齊。皮店尤多。至城內。城爲方形。關東西南北四門。督軍署省長署（門牌猶將軍巡按使）財政廳警察廳菸酒公賣局。官產清理處。電報局。郵政局。羣居其間。民宅甚鮮。而高等地方兩審檢廳交涉署。龍江道署。省教育會。師部旅部各機關。尙居城外。街道頗具條理且寬坦。惟馬糞塵沙。積厚盈寸。步行沒履。求如北京華街之清潔。亦不可得不識警察所司何事。市面通用貨幣。有官帖市帖羌帖三種。官帖爲江省官銀錢號發行。價格同現貨。市帖爲廣信公司（原爲官商合辦。嗣改官辦。資金六十萬元。現有財產千餘萬元）發行。價視現貨稍低。羌帖一圓兌官帖五角三分。兌市帖七角二分。公署收支。商民交易皆紙幣。鮮見現貨。入夜頭痛劇甚。飲虎骨酒少許就寢。流濃汗數次。衣被皆濕。

▲十一月十九日晴。晨霜如雪。住黑龍江省城。早七時起。頭痛如昨。舌苔厚而黃。詢茶役幾時開車赴昂昂溪。答稱早八時。亟僱馬車往車站。毛高審廳前。行人謂車已開。且日祇一次。乃囑馬夫駕遊環城近郊。途經江浙會館。烈夫入詢彼同鄉陳藜青住址。門者謂詢經理始詳。遂至電燈局訪無錫秦曙邨。其人老邁。和藹可親。留余等早膳。復導訪交涉員范其光。囑以私人感情。向俄領辦護照。范答竭力爲之。折至大興昌旅館。晤陳藜青昆季。暨孟正諸君。陳會官財部食事。居此辦聖。獲利甚豐。旋送余等返迎賓館。江省放債。利率極高。通常月息五分。有八九分或一成。

者。債償必須抵押。債額不得過押品所值總額二分之一。余意內省熱心作官之流。不惜鉅金運動差缺。若輩目的。無非剝民肥己。欲作富翁。苟能舍彼卑鄙齷齪之官僚滋味。集鉅資來東省。墾荒放債。坐致鉅富。不第人格高尚。消受精神上之幸福。而從政人物。亦可減去多少罪惡也。

▲十一月二十日陰 住黑龍江省城。早七時。范交涉員來電話云。俄領而稱出境護照。須經駐京俄使批准。能否長期以待。當復以急須返京。改道陝甘。此次俄拒我國官商往俄。或假道赴新。以我禁止俄招華工。藉圖抵制。而我禁俄招工。實以德奧抗議。並非厚恤華工受俄虐待。始終皆處被動地位。蓋俄招華工。用赴前敵挖戰壕。築營壘。不啻一種工程隊。德奧謂我加入戰鬥。破壞中立。政府屈於勢。遂禁華工赴俄。然政府對於國民出國。素無稽查法令。與專吏。若他國國民出國。須持政府護照。由國境地方官吏查驗放行也者。天津上海大連青島廈門九龍諸租界。租借地。國民得自由出入國境。無論已。即陸路國境各埠。亦可自由出入。故禁華工往俄。事實上殊無效力。彼有中東鐵道。自由輸送。官吏莫敢檢查。又有奸吏秀民。爲之暗中招致。故禁者自禁。往者自往。將來德奧質問。或難倖免。誦弱國無外交一語。爲之悚然。早膳畢。黎青之弟來館。導遊公園。萬木扶疏。亭榭三五。若在夏時。度可觀覽。暖花室一間。煤氣薰蒸。不能駐視。公園後方。即俄國領事府。亦有公園。修飾整齊。勝於華有。環覽畢。步行至賈家樓中膳。

▲十一月二十一日晴 早七時。乘馬車至車站。站距城可十餘里。須四十分鐘始達。八時發齊齊哈爾。九時二十分抵昂昂溪。沿途荒原廣野。已闕者不過十之二三。中東火車。經昂赴哈。日祇一次。又在夜間。向無一定鐘點。因住站傍德興盛旅館候車。膳宿日亦小洋八角。招呼與清潔。皆遜迎賓。入夜九時。西伯利亞赴海參威火車到站。即購

票登車。俄人自與我締喀西尼密約。其勢力彌漫關東三省。突飛進步。洎光緒甲辰。戰敗於日本。乃退縮長春以北。時人所謂南滿勢力範圍屬日。北滿勢力範圍屬俄是也。日人之在南滿。潛滋暗長。橫有永作主人翁之妄念。俟另論之。茲不詳。而俄人之在北滿。雖以其政府腐敗。未有立任主人翁之實力。然所扶植。亦未可輕易視之。除假保護鐵道之名。沿途駐軍設警。實行武裝鐵道外。茲大別爲四類紀之。其一土地上之勢力。中東鐵道（舊名東清鐵道）在黑省境內。共佔土地十二萬六千餘响（一响爲一萬六千畝）吉省境內。共佔五萬五千餘响。合計一十八萬一千餘响。其二鑛山上之勢力。俄自中東鐵道告成。藉口需煤。要求採掘鐵道附近煤鑛。清廷猶未之允。彼遂自由開採。並及他鑛。其在黑省。則有達賚諾爾煤鐵鑛。硯山石灰鑛。吉林金鑛（此鑛現已收回）其在吉省。則有杉松屯頭道溝。官街等煤鑛。至沿路土石。尤恣意採取。不顧我主權。厥後清廷知已無可挽回。遂許與鐵道沿綫兩方三十華里以內鑛山之採掘權。其三森林上之勢力。俄嘗築路之初。所需木料。類皆就地取用。吉黑兩省森林。凡在鐵道經過之處。皆被伐採垂盡。如吉思汗站。雅克山站。呼蘭河。札敦河諸地。森林面積。合達二千數百餘方里。人民因後。又強伐吉省石頭河。高嶺子。一面坡。黑省火燎溝。皮洛札敦河右岸諸地森林。其面積亦千餘方里。其四航業上之勢力。官築路之初。藉口運輸築路材料。擯去我松黑兩江之航權。迄今兩江俄輪。計百餘艘。如伯都訥。哈爾濱。米瓦伊羅舍邁。過富斯卡雅。松花江。吉林省城。黑龍江。烏蘇里江。五棵樹。西浪河。老少溝。烏拉街諸地。皆彼起卸要埠。綜上四端。俄在北滿勢力。實非可侮。惟望政府與我國民。早籌抵制之策。以消隱患而固邊防。

▲十一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十時。過松花江橋。抵秦家崗。仍寓大通旅館。詳閱財部回電。已准取道陝甘往新。擬

今晚返京。旋據賬房報告。由哈赴長。每週禮拜日禮拜三禮拜五三夜。皆小票車。只有三四兩等客座。不掛頭二等車。乃改明日起程。傍晚至被之家。請其戚蔡熙洪診病。舉方。蓋連日頭痛心熱。不能不向醫藥上討生活也。哈埠實業。前記振興機器廠。與農產信託公司而外。堪紀述者。又有二家。一爲商辦福裕和皮靴廠。俄國軍民。終歲皆着皮靴。我國商民。近亦競相倣效。惟俄製者。上等每雙須銀四五十元。次等亦二十餘元。普通商民。實無購買力量。民國元年。華商福裕和設廠製靴。堅韌過於俄貨。價值又較低廉。華人固極端歡迎。俄人亦爭來購買。因獲鉅利。越明年。更添購美國機器。增加股本十萬（共二十萬元）。營業益形發達。近三年來。獲利已達三十餘萬。今年以歐戰影響。原料價格漲二三倍。表面觀察似無利益。而俄國前敵訂購。價較常年倍增。預計利益。仍可望獲二十萬元。二爲官辦製革廠。北滿盛產皮張。以無專廠製革。多爲外人收去。製成熟貨。運來售我。一轉移間。漏卮甚鉅。民國四年。朱慶瀾任黑省長。籌資二十萬元。來哈設製革廠。製出之皮。外表不遜洋貨。惟作皮靴。容易透水。以故銷路僅至鞋鋪。未能暢銷。此因資金不敷周轉。用硝以求速成。（用硝三月即成。洋貨須經九月）皮一見硝。無不透水。該廠總理具言其故於朱。朱去黑時。又爲籌股二十萬元。改按西法製造。現在出品。不讓洋貨。價值亦廉。各皮靴店爭相購用。大有供不應求之勢。將來發達。殆未可限量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十二時發哈爾濱火車向西南行。下午十時抵長春。以南滿南行晚車已開。不能前進。寓日商西村旅館。候明日早車。旅館膳宿。人日二元。此間車站以內。禁止華人旅棧茶役。前往接客。視爲日人獨占事業。喧賓奪主。睹之傷心。弱國民即被苛待如此。亡國奴更不識成何景況。邦人其重思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長春火車向西南行。昌圖、公主嶺、鐵嶺三大站。皆有食堂。出售飯菜。乘客便利。倍遜俄車。下午四時抵奉天。呼搬運夫將行李運送京奉站。候赴北京火車。此行係由哈溝至北京通票。票面書「亞東遊歷票」。無須下寓旅館。經過磅購票種種繁瑣手續也。候車室中。遍粘南滿安奉京釜各鐵道開車時間表。與其必要佈告。關於京奉應有各件。遍覓不獲。以中國車站。呈如斯狀況。掌路務者。亦太尸位而無恥矣。奉天轄四達之會。控東省之衝。乘安奉火車。東南至安東一百七十英里。七時三十五分可達。由此換乘京釜火車。可貫朝鮮。入日京。乘南滿火車至大連。二百四十八英里。十一時十分可達。由此可航海輪走青島往津滬。入夜九時。有車開赴山海關。登車未幾。即沈沈入睡鄉矣。循南滿鐵道上下。有特殊之現象。為各省所僅見者。厥為錢莊錢鋪之多。奉天省城西關內外。開達六七十家。而各車站附近。亦無地不有此類招牌。接觸帳簿。詢其營業。皆為買賣各種貨幣。蓋本國既有大洋小洋各鈔票官帖。與營口爐銀之別。而外國又有俄國盧布與日本金票鈔票之分。（日本金票流通東省者。除日本銀行日鈔不計外。朝鮮銀行六百萬元。正金銀行四百萬元。現皆不祇此數。鈔票俗呼銀票。又名牛莊票。正金銀行所發行。與各通商口岸諸外國銀行所發銀元票相同。定額一千萬元。據最近調查。已發五百八十三萬七千元。）中以日本與中國各項紙幣暨現貨三者間之交換。為最複雜。以安奉南滿兩鐵道及其附屬地域。均須使換日本貨幣故也。邇者日本紙幣。既逐年增發。中國紙幣大受影響。迭見恐慌。彼此金融勢力。既消長異勢。而此中兌換。尤有不正當之利益可圖。故此項營業。日趨發達。而東省金融。遂益不堪過問。

▲十一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十時抵山海關。換車折西偏南行。下午五時至天津。折北行。八時抵正陽門東車站。



此行往返。共程六千六百九十一里七分。下車寓西河沿金台旅館。房飯每人每日一元五角。菜銀除外。電詢會孝。煩知准君已來京。寓燕台旅館。偕烈夫往訪。談至十二時始歸就寢。而頭痛心疼。舊疾增劇。展轉床褥。終宵未能成寐。政府議關連山灣爲軍港。余兩經其地。皆自車中取遠鏡視之。爲稽羣籍。成連山港志一篇。以饜世之研究軍事地理者。港位京奉鐵道連山站南三十華里。係葫蘆島環抱而成。一名葫蘆灣。葫蘆島名。始見全遼誌。明天啟中。鹿繼善。孫承宗輩。巡視海隘。嘗至是島。明季關外用兵要地也。島長六華里。由西北向東南。微作彎折形。北銳南廣而中狹小。斜峙海中。形同葫蘆。島名本之。四周皆山。極高峯約達四百英尺。其距海岸。有沙岡直由太陵入海。接近島之北端。若繩之繫葫蘆頸。然是岡可斷海潮。名曰斷岡。斷岡北面接島。南部向裏環抱。成大海澳。澳水中淺多灘。潮落卽成陸地。無開港之價值。島南盡處。卽葫蘆嘴。由嘴循島西南岸。迤西北至獅子頭（卽島中部突出處）再由獅子頭向北繞山角。迤北西轉。接於斷岡。成灣環狀。是爲葫蘆套。斷岡中部向南作彎折形。接連突出之山。爲半拉山。山之西海中湧石崖。卽高粱梁山。梁與獅子頭東西峙立。作環抱形。其中卽現擬開港處也。地居營口秦皇島中間。又近京奉鐵道。開爲軍港。不第軍事便利甚多。卽商業亦足握全滿轉運機關。以補營口之未逮。前清光緒三十四年。美工程師曾詳測該港。綜其要點。大別爲三。（甲）水量。高粱梁東一段。潮落時水深二丈六尺。獅子頭迤南一段。潮落時水深二丈八尺二寸（潮漲時約四丈左右）極大輪船。皆能自由出入。（乙）冰期。港中氣候。視秦皇島較和。暖。結冰時。水深處。只有冰漸隨波上下。凍結處。只近岸淺水地方。若用碎冰船排刷。嚴冬奇旋。亦無阻碍。（丙）位置。自此赴奉天。較大連近六十英里。較秦皇島近百英里。若山錦州築一鐵道。北經沈南。齊齊哈爾。遼興安嶺以達愛

環北滿貨物將皆由此出口。散佈津滬。執此三點觀之。欲於遼東灣內。覓軍港及通商良埠。無有逾此港者。惟聯港前。預須計劃二事。(甲)築水堤。港口南向而寬闊。入夏西南風起。則波濤洶湧。不能寄棹。必於港口築堤一道。船舶方能穩棹。工程師秀斯相度地形。先擬自高粱梁起。向南修出二千尺。轉向正東。修出一千七百尺爲一段。東由獅子頭起。向南修出一千八百尺爲一段。兩段交錯相迴護。嗣改由斷岡起。繞半拉山高梁。東至獅子頭對面。修曲堤一道。長五千英尺。預算泊輪四艘。修堤經費。約需英金四十萬磅。(乙)築鐵道。港距連山站三十華里。須築枝路連絡。據工程師秀斯勘測。由斷岡起。循海岸。迤西南至望海寺山麓。沙坨雖多。施工亦易。填築海灣。亦僅數處。自望海寺折向西北。經山城子長帳房諸地。間有山岡。起伏均不甚高。過此至連山站。皆屬坦途。路線既短。需款無多。較修水堤尤易也。

▲十二月四日晴。住北京。今日服藥兩帖。病勢仍平平。身體極軟弱。是殆兩旬以來。帶病爲長途旅行。勞頓所致也。歎。上午十時。王血痕來。謂余頭痛。恐係室中燃煤。門窗緊閉。煤氣薰蒸。空氣不良所致。曷往遊雍和宮。藉吸新鮮空氣。余甚然之。乃僱車同行。經北海鐘鼓樓。出後門。至宮前。有牌坊三座。巍然屏峙。牌樓之東。有日人庚子拳變之紀功塔。吾人視之。直一國恥紀念耳。正凝盼間。忽小沙彌二三人來。謂余輩曰。先生入內瞻覽乎。僧等願爲嚮導。余喜其雅謔。笑諾之。尾之行。進昭東門。至正殿。額題雍和門。殿外銅鑄狻猊一對。高約丈餘。古色斑斕。至足鑿玩。循西垣入。至第二殿。曰雍和宮。殿前有一方亭。中建乾隆御撰石碑。字迹頗難辨認。第三殿曰永佑殿。神座下列僧冠數十。形若巨蝦。令人生奇異感想。第四殿曰法輪殿。第五殿曰大佛殿。中塑金身如來一尊。閱係沉香獨木雕成。第六

殿曰綏成殿。各殿皆有刺繡。可鎖鑰。非納遊資。不能啓視。此處若加修葺。點綴風景。亦一幽靜公園也。導者小沙彌告余曰。法輪殿東偏殿中。有歡喜佛。先生往觀。尤多趣味。惟遊資較各殿皆昂。余異之。隨而往。啟扇入視。中有金佛五尊。佛之下部。蔽以黃綾。余強喇嘛展以視。不之應。且呈不豫色焉。余甚疑異。乃力疾躍而升座。強啟視之。則一妻欲喜佛。裸體僵抱。淫態穢容。極其逼肖。坊間謠淫之春畫。尙遠遜之。余與血痕皆呼咤怪事。覽畢出殿。乘車歸寓。壁鐘已鐘鏽三下矣。

▲十二月五日晴。大風。住北京。昨日遊雍和宮。疲勞過甚。睡至深夜。頭忽大痛。較前增劇。今晨雖略愈。猶憶不能起。以定明日啟程。急須服藥。挨至傍午。奮起飲食。中心則戚戚然也。九時。淮君來。謂准明日南歸。約同行。自京赴新。計有三道。第一取道西伯利亞鐵道。甚爲便捷。四五天可達。第二經由張家口歸化城外蒙古城子。是爲商道。平坦好行。取給惟艱。第三遵由陝甘哈密。是爲驛道。取給較便。道甚崎嶇。行程所須。同於商道。均非三月莫辦。今第一道既被俄使拒絕。護照簽字。未由通過。第二道歸綏蒙匪猖獗。不能輕行。明日出發。屬第三道。自忖病骨殊難支持。幸平生冒險精神。及好遊天性。差足勉強與病魔宣戰耳。

▲十二月六日晴。上午十一時。扶病乘京漢車南行。頭昏目眩。精神疲乏。淮君烈夫曾爲余慮。余自忖尙覺無甚緊要也。淮君在車中爲長律二章。貽余與烈夫。詞意纏綿悱惻。不忍卒讀。詩之感人之深。竟如是耶。下午二時半。過保定。五時過石家莊。十時五十分過彰德。沿途情狀。具前北上日記中。

▲十二月七日陰。上午一時半。過黃河鐵橋。二時二十分抵鄭州。計行一千二百七十二里。與淮君提別車中。相

觀無言。殆隨園詩云無言便是別時淚也。歟。下車。寓第一賓館。八時早膳畢。赴汴洛車站候車。汴洛鐵道。爲隴海線中之一段。係比公司借款築成者。十一時半。開車西往洛陽。二等車價二元九角。三等一元五角。三十里鐵爐。三十里榮陽。四十里汜水。鐵道左右。上古穴居。時觸眼簾。中原昔號文明。今猶有此。足見社會進化之非易也。汜水之西。爲虎牢。又西爲成皋。中經硤道。卽古鴻溝。楚漢於茲分界。爲歷史形勝必爭之地。四十里鞏縣。漢陽兵工廠。在站西北約十里。有枝軌達之。建築規模甚宏大。能製步槍與各種彈藥。現正準備開工。當洪憲陰謀帝制之時。深恐漢兵工廠。易爲反對黨人所有。特於豐沛故里。慘淡營茲。潛圖抵制。未睹成工。已遭天殛。一世奸雄。又安在哉。四十五里。洛河鐵橋。橋工堅壯。河廣而淺。帆船如織。憑窗遙望。宛有南方內河風景。過橋卽黑石關。以在洛河黑石渡。西故名。其地寬坦。可駐大軍。四十里偃師。城在道南。福中總公司。位城之西。河南最大煤公司也。四十里義井鋪。首陽山在焉。迤西分金溝。有管鮑分金台遺址。又西金墉城故址。鐵路穿城基而過。四十里洛陽。計行四百三十五里。時已下午五時五十分。車燈皆燃煤油。通過山洞。暗黑無光。頗令人悶。天候已寒。又無汽管。放熱溫室。乘客多懼冷氣逼人。此皆設備上之缺點也。沿線地勢。自汜水迤東卽有土阜。疊爲起伏。故鐵道工事。遂多鑿山通道。汜水至黑石關。中間穿洞計十有一。其他劈山行車。兩岸壁立如削之處。更僕難數。下車。寓東關第一賓館。簡陋不堪。直同黔桂伙鋪。

▲十二月八日晴。住洛陽。洛陽爲周漢帝都所在。史書古蹟極多。早膳畢。偕烈夫馳赴各地遊覽。藉徵書傳。至洛陽橋。橋去東門甚近。額曰鞏固藩垣。滿列攤商。行人擁擠。土人稱爲最繁盛地。旋折入城。街道污穢。店鋪矮小。商務

無一可觀。道經宮城舊址。午門三楹。半就傾圮。出西門。敗瓦頽垣。荒涼滿目。穴居民族。到處有之。據土人云。居其中。冬煖而夏涼。較之瓦房。殊適氣候。故居民沿居不改。洛陽城因宋址。周九里。爲隋城之東南隅。書載古蹟。多未寓目。詢之耆舊。亦多未辨所在。城東扎馬營。城南關帝林。兩名勝。均以道遠。未往瞻覽。乘輿而來。竟敗輿而返。日間頭痛。較昨少愈。惟耳鳴如蟬。傍晚僕人陳順來說。潼關以西多匪警。西安來客皆苦之。匪與兵通。故不懼捕。余漫聽之。仍准備明晨前進。河南田賦。均沿清制。大別其弊。約有四端。(甲)經界紊亂。地畝不明。豫省田地。向有大地小地之別。造報則用大地以合戶冊。繳稅則用小地以取利便。大地一畝。究由若干小地折合而成。漫無稽考。歷年報墾停裕。爲數復多。現在全省地畝。實共若干。究不能知。(乙)冊籍紛繁。報據無由。豫省田地。本有魚鱗清冊。屢經兵燹。蕩然無存。今所用者。全恃糧冊。是項糧冊。係由習慣而成。其間或地多糧少。或糧少地多。甚至有糧無地。有地無糧。飛灑影射。比比皆然。(丙)稅率懸殊。負擔不均。豫省田賦。雖以畝計。然輕重不等。至多有每畝稅銀二錢一分餘者。(例如滑縣民地)至少有稅銀僅止一釐者。(例如內黃之馬場地)實則稅重者。地未必皆肥。稅輕者。地未必盡瘠。(丁)銀錢並征。虧耗至鉅。豫省丁漕。向分銀錢莊。征錢十六處。征銀八處。又有或銀或錢。或大糧完銀。小糧完錢。而省會附近與交通便利之區。大都納錢。近受紙幣影響。銀價陡漲。公家受虧。已不下百數十萬元云。

▲十二月九日陰。下午晴。上午五時半起。早膳畢。赴洛潼車站。購赴觀音堂車票。二等車價二元二角。三等一元一角。七時十五分開車。西行三十五里。磁礪鎮。東有漢丞相朱買臣神道碑。神字以下沒入土中。三十五里。新安縣。城何山建。鐵道沿湖水北岸。逕城之南門。城東半里。卽漢函谷關。昔爲形勝之區。今餘頽垣數楹而已。關後數十武。

突起小山。頗據形勢。上繞石垣。望若城堡。中建亭台。土人稱爲雞鳴望氣台故址。火車甫停。新安知事某來乘車。赴鐵門辦案。坐四輿。擁護衛。二簷紅傘。旖旎前導。腐敗情狀。無殊清也。鐵道過此。沿灃水北岸行。三十里。鐵門。東南有棋盤山。相傳爲王喬爛柯處。四十里石河。三十里灃池縣。城西數十武。有石碑。上刻秦趙會盟處。二十五里英豪。二十里觀音堂。爲海蘭鐵道已成者最西之終點。下車。寓第一賓館。計行二百一十五里。洛潼亦借此公司款築成。現爲海蘭一段。沿線地勢平坦居多。僅函谷關西有山洞一。觀音堂東有鐵橋一。枕木有以鐵棍爲之。取堅緻與抑木少異。尙未詢悉。車中設備之缺點。車行速度之遲緩。同於汴洛。自鄭州西至觀音堂。業旅館者多鄂籍。站站有人接送。幾與清時寧波人獨占信局。山西人獨占匯莊。後先爭美。亦殊觀也。

▲十二月十日晴 上午七時。乘轎車發觀音堂。向西行。觸目坡坨。鮮見田野。十五里。駕車嶺。十里。陝石。唐於此置陝石縣。其東陝石嶺。卽南北二階餘支。懸崖絕壁。升降極艱。車甚顛播。晉敗秦師於嶺。其道在南。曹操始開北道。卽今灃池陝縣間驛路。五里。廟溝。二十里。張茅。午尖。（北人呼中膳曰午尖。）市民百餘家。附近居民六七百戶。有郵政分局暨巡防隊。宛然大鎮市也。十里。衛店嶺。北通三門。邨在焉。三門者。黃河中間。有磊石。截水爲三流。水誌稱爲人門。鬼門。神門是也。十里。磁鐘鎮。其東峽道數里。兩岸高達八九丈。車行其中。不見夕陽。市民數十家。有郵寄代辦所。駐防軍一連。住。是日行七十里。沿途巨石林立。山勢雄峻。車行艱阻。無可爲喻。聞諸耆舊。渭道光十八年。光緒九年。皆曾削頑石。闢新路。無如重車動踰千勛。碎磅旬。移時又磊何矣。有地方之責者。幸時籌修。以惠行人。

▲十二月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磁鐘鎮。向西行。山道崎嶇。十五里。橫渠集。十五里。陝縣。途遇青海王公入覲年

班大隊塞途。陝縣爲周召二公分治之所。春秋隗國地也。城中甚荒涼。商務皆在城南二里南關。有關門二重。橫亘大道。出關行峽路。兩岸壁立。類砥礪。迤東二十二里。橋頭溝。尖八里。溫塘。有二土堡。林木頗多。近山有溫泉。可浴。泉水出山卽冷。十五里。大營村。亦有土堡。入東門。出北門。高原平闊。北臨黃河。渡河卽山西轄境。二十里。曲沃鋪。二十里。靈寶縣。住是日行九十五里。靈寶漢宏農郡宏農縣地。今城門猶以古宏農爲額語。城中頗有商務。土產以棗爲有名。旅店概在南關。

▲十二月十二日晴。午後陰。上午五時發靈寶。皓月當空。光耀如晝。二里。渡恆農河。卽唐潞水。朱溫逼昭宗東遷。過此水時。僅餘小黃門十餘人相隨。河西卽古函谷關。關上有老子騎青牛塑像。關前有關龍逢墓碑。月下未睹詳細。入關門。行峽道中。兩岸危峯高聳。有達數十丈或百丈者。盤曲如羊腸。險要視新安函關道百倍。真絕塞也。二十里。抵沙河。始見平野。渡沙河。卽稠桑。魏公敗戎於桑田處也。過此仍行峽道。兩岸雖高不及前。而仰視天空。仍寬不及丈。二十里。達子營。尖飛塵障天。目爲之閉。過此以西。道漸平坦。二十里。闕鄉縣。地勢展開。成小平原。征人至此。如出重險。心神爲之一快。城中亦寂寥。城西有關。商賈雜居之。踰關。又行峽道。二十里。盤頭鎮。宿。是日行八十二里。遠則相當百里云。余旅行河南。遍東西南北。觀察所及。有最可研究者二事。卽河南政治現狀。帶特殊色彩。河南人民立於軍政之下是也。其一濫用軍法。各縣知事。皆加軍法課員頭銜。驟賂之。不解所謂。詢之當地政紳。則云此袁氏之流毒。取便殺人。夫軍法較普通刑法加嚴。專用以治軍人犯法。與普通人犯軍法者。豫民果凶頑強悍。非武健嚴酷不足勝任愉快。有懲治盜匪法。儘可適用。何必軍法爲。戰時或可說也。方今秩序回復久矣。國人通病。又好濫用

職權。今假知事以特種權威。是獎勵之以草菅人命也。而去軍民分治之高調。益背道而馳。更無論矣。其二警政不修。各縣城邑與大小市鎮。皆駐軍隊。稽查行旅。嚴密如戒嚴時。苟無中央或該省高級官廳護照。而又對答不稱者。則傾箱倒篋。一一檢查。且乘便攜貴重物品以去。夫保護安寧。稽查行旅。皆警察所有事。純屬民政範圍。除戒嚴區域外。軍隊無須過問。今河南皆代以軍隊。殊不可解。以財政困難。莫能辦警察與。養此多數軍隊。獨不需款耶。余不識豫省軍民長官。是何用意。而驅此無數荷槍佩劍之怒目金剛。以威嚇一般小民也。

▲十二月十三日晴。以欲睹華陰廟古蹟。上午四時。即發盤頭鎮。月明星稀。寒風拂面。雞聲悠悠。遠從四野而來。與車聲相酬答。車夫復時發口號。彼此策慮。余乃正襟危坐。莫敢假寐。舉目四望。以備宵小。此月夜旅行情狀也。車行峽道。路尚平坦。十里。十里鋪。有澗河。即鄭注之全鳩水。水東有戾太子塚。夾岸有田野。過此又入峽道。十里。闔底鎮。古關。鄉縣治也。稍見田野。復行峽道。十五里。金陡關。入陝西境。出關。行下阪峽道中。狹而盤曲。勢甚險阻。五里。潼關。關前。始稍平闊。關後枕秦嶺。前阻黃河。歷史上著名形勝地也。河廣而淺。車可涉渡。河中有風。后陵。今失所在。惟餘風陵渡名。北岸即風陵司。清時由陝西設風陵渡巡檢。主船政。今裁廢。漢楊震墓亦在關前。自觀音堂至此。道途險峻。嶺壑相間。鐵道工事。甚形困難。開峽石。張茅四十里間。工費已估一百萬元云。城中商業繁盛。所製醬菜。尤為北方有名。官廨有潼關常關監督署。鎮守使署。潼關縣署。尖於第一樓。烹食黃河鯉魚一尾。味同南產。昔人所傳。殆不誣耶。城中東隅麒麟山。形勢高聳。園亭叢建。名勝地也。出西門。道路平坦。惟多飛塵。傍有小渠。流聲潺潺。可聽。左又襄西征時。所植柳樹。時見遺左。惟多凋殘不堪。五里。滿城鋪。五里。楊橋鋪。三十里。華陰廟。住。是日行七十五里。其



遠實當九十里。華陰廟爲歷代祀華嶽神處。廟基廣三百餘畝。繞以石垣。廟內古木千章。扶蔬競秀。雅有可觀。正殿東北隅。有古柏一。標名秦柏。前院西偏。有青牛樹。相傳老子濔尹喜出關時。拴青牛於其上。二樹班文古秀。頗足娛目。碑碣林立。惟皆宋元後物。聞有漢西嶽華山廟碑。遍覓未見。度早斷爛耳。正殿之後。高大建築。推萬壽閣。計三層。棟樑皆數抱木材。同於正殿。非現代所易觀者。閣正對華嶽。憑欄遙望。殘雪滿山。亂峯入雲。懸崖欲墮。如在日本箱根之望富士嶽。後臨平原。一望無旣。槐柿柳柏。縱橫隴畔。若作阡陌。不啻一幅天然圖畫。視河南地勢之乾燥粗鄙。頑惡惱人。大有文野之別矣。廟前皆食物小賣商。甚翼而穢。廟中建築。復多頽敗。不無令人敗興之處。廟去華山極頂。尚有五十里云。

▲附陶保廉華嶽遊記 客有言太華之雄奇者。余美焉。偕友往遊。以三月十三晚至岳麓雲臺觀。爲周明堂地。宋陳希夷隱此。西有顧亭林所建朱子祠。朱子曾奉主管雲臺之命。故祠焉。登閣視西峰。半出雲表。瀑布如匹練。次日乘筇輿至玉泉院。觀希夷洞。洞外鐫三大字。曰山孫亭。入張超谷。經王猛臺。桃林坪。娑羅坪。曲折巉石間。飛泉怒號。奇峰駭目。望見大上方水簾洞。希夷峽。皆前明登山孔道。今則陵谷變遷。不復取道於茲矣。循十八盤而上。舍輿徒步。盤屋崎嶇。愈曲愈峻。距平地二十里。豁然開朗。爲青柯坪。坪當山半。山之勝至此得十之三四。其上益險。遊人率上此。顧不踰奇險。不得奇景。余心未懈也。日已曛。宿東道院。澗水爭喧。松濤四起。澆騰徹夜。如泛滄溟。望日之卯。短衣窄袖。鼓勇探升。與人前導。指示崖上回心石三字。氣頗餒。不數武。瞥見英雄進步四大字。氣遂一振。無何。陡壁阻人。中裂一罅。鐵索下垂。繩而上者。可千尺。曰千尺罅。出險得平地丈餘。復入壁罅。繩而上者。百